



风景

郑茂琦

有评论家说,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有它的“水上”部分和“水下”部分。一部分是作家直接给出信息,一部分则是引而不发,需要读者去想象和感受。作家文清丽所讲述的故事,“水上”部分是一次长途拉练,而“水下”部分,则是愈发铿锵的强军步履。

强军十年,壮阔十年。故事从何处写起?也许要从一个背着大背囊、脸上充满稚气、内心却刚强的战士说起;也许是官兵行军途中的一次拉歌,其中有兵的心声;也许是那与众不同的战地风景,照在官兵的生命里,一辈子都充满光辉。其实,从“水上”通往“水下”的钥匙在小说家笔尖里,也在读者手中。关于强军的感受,每个官兵心里都涌动着一段生动的记忆,如点点星光散落在十年征途里,深沉中闪烁着理想的光。

“听吧,新征程号角吹响,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。”伴随队伍拉练的,是新时代中国军人山呼海啸般的誓言和坚如磐石的信念。这是故事“水下”部分最壮美的风景。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5739期

本版插图:李晓林 插图制作:贾国梁

名家讲述

生活,远比小说神奇

—

当上主编后,李晓音更忙了,除了每月出刊,还有日常的工作,每天都排得满满的。单位整编后,下部队的机会也越来越多。坐飞机,上军舰,下海岛,每次她都有别样的收获。有时她也会感觉有些身心疲惫,毕竟50岁的人了,但新的编制、新的称谓、新的训练模式,都让她急需到部队充电。跟她下部队的同事,一个比一个年轻,好像一夜间,她就成了妈妈辈。有人帮着提行李,有人帮着订票,有人“老师、老师”地叫着,让她既有些得意,又略添几缕羞涩。她害怕人家嫌自己老,是个累赘,所以凡事都抢到年轻人前面。去边防部队,房间多放个电暖气都让她不安,总说自己身体挺好,不用照顾,真的,咱是老兵。其实她的行李箱里,经常装着胃药、钙片、创可贴、暖宝宝。

年岁不饶人,前阵子去神仙湾部队采访,她是吸着氧气上去的。最近一次去部队,连续采访了几天,血压就噌噌地向上冒。她为自己不争气的身体生气。但一进入采访,她马上就忘记了身体所有的不适。她有老记者的经验 and 自信,总能挖掘出不一样的细节。这也是她喜欢下部队的原因。她总在想,作为作家,作为部队刊物的编辑,不了解部队,是写不好东西,干不好工作的。

寒冬腊月,正是部队练兵的大好时间,听说有个刚从南方移防到北方的部队要进行为期一周的拉练,她主动请缨前去采访。

她被安排坐在宣传车上。高个子宣传科科长操着一口山东话介绍,这次长途拉练,主要锻炼部队野外生存能力和体能,每天行军40公里。

“这样的安排太棒了,我要跟着官兵一起拉练。”看着长长的队伍,她在车上坐不住了。

“就是天太冷了,再说……”科长没有说完的话,李晓音猜到了,心想,不就是认为我年纪大了吗,小看人。这么一想,李晓音也不听劝阻,执意下了车。

行进到长长的拉练队伍里,李晓音走了一段就有些后悔了。寒风像利刃一样,在她脸上不停地刮着,穿透迷彩服,直钻进骨头里。她后悔没穿新发的迷彩作训大衣,那衣服真暖和。还有10公里才到下一个营地。旁边的科长说:“李主编,咱们还是上车吧。”李晓音摆摆手说没事。科长要把李晓音身上的背囊抢过去,李晓音拒绝了,她知道他比自己背的更重。李晓音背囊里只有几本书和水壶,这还是宣传车上贴心的女广播员给李晓音装进去的。这时,有个中尉递给她一件迷彩大衣,她摆摆手。大家都没有穿大衣,她怎么能特殊?

官兵扛着枪,身上背着大背囊。背囊里装着被褥、衣服、洗漱用品、备用胶鞋、睡袋等物品,据说有30斤重。她试着拎了下旁边一个中士的背囊,一只手

差点没拎起来。宣传车在旁边慢慢行驶着,跟她只有几步之遥,可李晓音坚持不坐车。她对科长说:“你去忙吧,我跟官兵聊聊,采访更扎实。”

身边一个列兵有张稚气的脸,让李晓音心生母亲般的怜爱,她悄声问:“背上的东西重吗?”

“还行,刚开始时,肩膀有些疼,垫上毛巾就好多了。您说话的语气特像一个人。”

“谁?”李晓音很好奇。

“我们副政委呀。她长得可漂亮了,有时像大姐,有时像妈妈。她只要来部队检查工作,就跟我们一起吃饭。她有个口头禅‘没得了’(方言,没有了的意思)。我最崇拜她,她是女将军呀,又在我们野战部队任职。”

“你们副政委是不是叫田心怡?”

“首长,您认识我们副政委?”

李晓音打了个马虎眼,摇头道:“在电视上见过,你能给我讲讲她的故事吗?”

“当然可以了,说起我们副政委,那要讲的故事可多了,讲几天都讲不完。你要写她,可以去问问我们班长、排长。我就给你讲一件事。有一次军事体能考核,田副政委跑最后一圈时,脸煞白,明显跑不动了,但她硬是坚持着跑。剩下半圈时,她咬牙加速,冲过终点。后来,每天清晨,我都看到她在操场跑步。副政委都还坚持跑步,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好意思落后吗?就像您,跟着我们一起行军,我们还能好意思喊累吗?”

李晓音笑笑,加快了步子。

二

太阳渐渐升了起来。不知是因为阳光的温暖还是身体走热了,或者是田心怡的故事,让李晓音感觉不那么冷了。置身在年轻的迷彩队伍里,她身上又有了力量。中午,太阳照得后背暖呼呼的。原野上树枝虽瘦,但枝条疏朗有致,李晓音发现了一个鸟窝。脚下,草是黄的,踩上去软软的,特舒服。天蓝得像海,结了冰的河面也蓝莹莹的。阳光下,叶片亮黄招人。海棠果干了,仍红红地在树上挂着,与蓝天交相辉映,红的更红,蓝的更亮。天地间回了这亮丽的色泽,温暖了许多。黑色的枝条劲健有力,红柳枝在阳光下也分外媚人。李晓音想起了一句诗:野兔眠岸有闲意,老树着花无丑枝。

带队的排长说:“战友们,我们队伍里来了一位老师,是一位作家,她跟我们的妈妈年纪差不多,却跟我们一起拉练。她现在已走了5公里,大家唱首歌鼓励她好不好?”

“好!”官兵齐声回答。

李晓音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,只是步子加快了。

“听吧,新征程号角吹响,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,预备唱!”排长带头后,兵们大声唱了起来:“国要强,我们就要担当……”像听到了冲锋号,李晓音跟着大声唱起来:“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……”

终于到了营地,官兵在空中地上搭帐篷,支架了上、大顶、钉地钉、布电缆,配合得很默契,6分钟搭好一班顶用棉帐篷。李晓音和通信班的两个女兵住一

间。每个连队有4个帐篷,以排为单位,每个帐篷住二十多人。

李晓音忍着脚上的泡带来的刺痛,走进一个帐篷里。外面狂风大作,里面生了火炉,发出温暖的光亮。有人钻到睡袋里,闭着眼睛歇息;有人唱着歌,挑着脚上的水泡。中尉排长收拾帐篷口的睡袋,说历来都是排长睡在门口,为官兵挡风。

“晚上生火,注意安全。”李晓音看着炉子道。

“您放心,有它呢,值班员、团领导也经常来查铺。”排长指了指一边放着的报警器。

第二天,一些官兵一瘸一拐地向前,李晓音看到很是心疼。但他们没一人掉队,更没一个人坐上收容车。

中午,天上飘起了雪花,落在不远处的山脉里,落在一排排民房上,落在树梢上,落在官兵土黄色的迷彩服上,好像一幅画。到营地后,餐车来了。三菜一汤加米饭,以班为单位原地午餐。天太冷了,担心感冒,原定的午休取消,饭后立即背上背包出发。

宣传车上的大喇叭不停地放着强军歌曲,有时以营为单位,拉歌比赛。老歌《打靶归来》《战友之歌》,听得李晓音激情奔涌;新歌《当兵前的那晚上》《送你一枚小弹壳》《当那一天来临》,让李晓音对身边年轻的官兵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第三天上午休整,李晓音一直采访到中午吃饭时间。下午红蓝对抗,她坐在主席台上,望远镜就没离手。

第四天,进行攻占山头、夺红旗等演练,李晓音坐着车上到山顶。部队从不同方向攻上山来,猛虎连、红军连、钢一连的旗帜在光秃秃的山谷里一出现,她就急切地举起了相机,频频地按动着快门。

第五天下午,队伍终于走出了荒山野岭,回到大路上。经过一个山谷时,队伍遇上了“伏击”。部队在尖刀班的掩护下,高速突袭500米。防空表演开始,听到口令后,官兵在路两旁找掩体,卧倒据枪观察敌情。防毒气训练时,烟气忽然喷薄而出。李晓音吸了一口气,呛得喘不过气……

晚上,宣传科科长找到她,说军首长来看望部队,听说来了位作家,定要来看望。李晓音刚收拾好帐篷,就听到有人喊:“田副政委来了!”

三

李晓音刚出去,一位女少将就走了过来。身材高挑,步履生风,开口就笑,正是她军校同学田心怡。

“心怡,真的是你,没想到我们在战地相见,太有意义了,像写小说。”李晓音一把握住田心怡的手,笑着说。

“听说来了一位作家,我也没想到是老同学。晓音,你怎么样?”田心怡拉住她的手,边揉边说,“你的手真凉,冷吧?”

“挺好。心怡,听说你们移防到北边了,没想到这么巧。从南到北,这个江南女子适应吗?”

“刚开始受不了北方的干燥,流鼻血,咳个不停。后来适应了,北方的暖气真是好。”田心怡说着,拉着李晓音回了帐篷。

夜里,田心怡跟李晓音挤到一顶帐篷里,说了一晚的话。

的事,不过他的军事素质欠火候,我给他当教练吧。”就这样,他开始方方面面严格约束你!”

突然,刘老兵出现在旁边,让我的脸更红了。

“山里夜晚的春天气味真好闻啊!”班长边说边嘶嘶地嗅着空气。

这些天由于我心不在焉,根本没有感觉到天气的变化,经班长这么一说,我也用力地嗅了嗅空气,我闻到了泥土芬芳的气息。

“山南坡的春花开到到处都是,香味扑鼻。”刘老兵说道。

“明天倒出空来,我一定去看看。”

“我们一起去!”……

“我当兵第一年的这个春天的夜晚,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。”

第二年的春天,我离开哨所到补习班里学习。送我走时,刘老兵笑逐颜开地对我说:“你没有让我失望,我很高兴。”

我的眼睛潮湿了:“老班长,今后我不会让你失望。”

后来,我考上了一所军事指挥院校。由于刘老兵帮助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在上学期期间,我的军事素质一直让我引以为豪。

这些年,我一直与刘老兵保持着联系。

我也在自己走过的部队里,发现有不少像刘老兵那样默默无闻的战士。我感觉,他们是兵魂,是巍巍长城上最坚实的砖。

“晓音,你问为什么调到北方没跟你联系,忙呀,部队刚移防到这里,千头万绪,我经常晚上睡前得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想好。有时想着一件事,一打岔就忘了。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?”

“当然有了。我在床上放了个本子,只要有了想法,马上写下来,否则第二天就忘了。”

天气很冷,但帐篷里烧得很热。李晓音问:“心怡,住到这里,你真的习惯?”

“这算很好了。军人嘛,就是这样的,战地亦有风景。我喜欢这样的生活,跟别人的生活不一样。晓音,你记得咱们上大学时那场军事地形学考试吗?”田心怡坐在床上,抱着膝盖。

“当然,那晚你拿着指南针,带着我们穿过密林,拿着地图找目标点,咱们的同学秦小昂掉进了墓穴,我的手被树枝划破了。”

田心怡马上接口道:“最后一个目标点,我们怎么也找不到,有同学还掉进了水塘,结果目标点就在水塘边的小草房里。那晚,供应车给我们送来的包子真香,我吃了8个。”

李晓音也双手抱着膝盖说:“看着连绵的地形,咱们坐在小马扎上绘图,在地图上标注平原、陆地、湖泊,还有点状符号、等高线等。可惜现在都忘了。”

“军旅生涯这样的日子太难得了,所以我更要珍惜,现在我感觉时间过得飞快,一晃我们都50多岁的人了。”田心怡拿了一管擦手油递给李晓音。

李晓音边抹边说:“是呀,咱们同学不少都退休了,秦小昂昨天给我打电话说,她今年也要脱军装了。越到这时,我越不想离开部队。这次参加你们部队拉练,我真切地感受到部队建设的步履了。”

田心怡点了一下头,说:“是啊,但你只来体验几天,常驻下来感受才多呢。”说着,她从包里取出一包药,冲了一袋冲剂,“我出去一下。”

“我陪你去。穿上大衣,外面冷。”李晓音帮田心怡拿大衣时,发现那药盒上写着“稳心颗粒”。拉开门,一股冷风,吹得人站不稳,李晓音紧挽着田心怡的胳膊,走向帐篷外。远处不知是哪个班战士在唱:生命里有当了兵的历史,一辈子都会感到珍贵。

(节选自文清丽长篇小说《从军记》)



作家小记

文清丽 1986年入伍,陕西西戎人,现解放军文艺》主编。曾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等全国文学刊物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,出版有长篇小说《爱情底片》《光景》《从军记》等。获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奖。

种子选手

方超

一整天我都感觉叶晨有些不对劲,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恹恹的。晚上,楼上忽然传来一阵争吵:“我不转了,马上我就收拾东西回去!”我循声来到四楼的学习室,走近一听,屋内传来“呜呜”的啜泣声。

我敲了敲门走进去,问道:“是不是你爸又跟你打电话呢?”最近这几天我常常看到叶晨和他爸通电话,应该是为转军士的事情。

“排长,我也想,可我不大行。”叶晨抬起头怯怯地说,双手捂着脸,指缝间露出几块黑色的油污。

“咱们队伍里有句话,‘种子选手能吃苦,待到花开谁不服’,一切都要靠自己。”我把食指和中指指向双眼,随后指向荣誉墙,这是我们在演习中常用的一种手势。

摆在架子上的那一张张奖状,是大家一走南向北拼出来的成绩。他看着这些奖状,涣散的眼神重新汇聚,眼睛也睁得很大,透着光。

叶晨重新接通了父亲的电话,父子俩跟朋友似的聊得很高兴:“爸,只要我在连队上等兵里体能和民主测评排第一,民主测评的意思是……”

第二天训练场上,一个瘦削但硬挺的身影一直在努力。瞧,班长们聚在一起说悄悄话了,又在赞赏叶晨今天训练的刻苦认真。我也凑过去和他们聊几句,说说我的看法。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那是多年前的一个春天,因为没有站哨任务,我突然心血来潮攀上了大山的主峰。这是自新兵生活结束,我被分到弹药库站哨以来,第一次站在山巅上打量外面的世界。

此时山外小草成片成片地绿了,山里却是草色遥看近却无;山外桃花开得如粉红色的云霞一般了,山里的桃花刚有孕育花蕾的心情。

“没想到你比我更热爱春天呀。”当我正沉浸在远处的风景时,耳边传来刘老兵的声音。刘老兵咋也会有兴趣爬山呢?我麻溜地从石头上弹起来。

别看刘老兵不是班长,在哨所威信却很高,而且爱管闲事。来哨所不久,我就让他“收拾”了一回。那次午饭后我去接哨,见路上没有人,便走得有些随意,不料偏偏让刘老兵看见了。他板着脸对我说:“你走得松松垮垮的,这哪是去站哨的样子啊。精气神不足,站哨时咋能确保全神贯注呢?”没办法,我只得挺胸抬头、目光炯炯地重新走了一遍。谁知刘老兵折腾我这回后,还不善罢甘休,没事时就让我练养成。刘老兵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:“假如考不上军校,你愿意一直在这里站哨吗?”

这句话像一只大手将我的心脏猛地攥了一下,我吞吞吐吐地说:“我差几

山里的春天

韩光

分没有考上大学,想着……”

没想到刘老兵竟然喜滋滋地拍了拍我的肩膀:“我看你好。”

一连几天,刘老兵带着我训练。那天,练军姿练得我的双腿跟木棍子似的,结束时我差点没来个嘴啃泥。我业余时间本来想用于复习功课,没想到被刘老兵给“侵占”了。每当我产生抵触情绪时,他就给我画饼充饥:“带兵人如果自身军事素质不好,就难以服众,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。”

刘老兵咋这么缠人呀?我想彻底

断了。他继续折腾我的念头,就不管不顾地地说道:“老班长,你的军事素质是公认的,怎么没成为干部呢?”

这话刚说出口,我就后悔了。刘老兵脸色气得发青,什么也没说,噤噤地走了。

刘老兵不再纠缠我了,我的业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了,却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。刘老兵的话,像放录音似的一遍遍在我耳边回响。

“一定要向刘老兵诚恳承认错误。”我多次想向刘老兵赔礼道歉,可嘴像是

